

## 第四十八回 沈廷芳獨佔崔氏 姚夏封入贅東床

話說沈廷芳一時亂了心猿意馬，按捺不住，小紅又不在眼前，走上前來，將崔氏抱住叫聲：“親親，想殺我了！”那崔氏原是個水性之人，正合其意。叫聲：“冤家！有人看見，不好意思，請尊重些。”沈廷芳道：“我家花園中，誰敢進來？一頭說一頭將崔氏抱住，來到房中，做起文章來。事完之後，沈廷芳問道：“到底為何你比花有憐長五歲？難道不是元配麼？”崔氏道：“說來話長，待我後來慢慢的告訴你。”沈廷芳道：“何不今日說明？”崔氏被他逼問，祇得說道：“他非是我真丈夫，我是魏臨川的妻子，被他拐到此處，他那裏是花太師的姪兒，他乃是花府中一個書童。”沈廷芳又問道：“你丈夫果係一個甚麼人？你為何被他拐了來？”崔氏道：“我夫妻說也話長，我丈夫乃是花公子一個幫閑簷客，花公子愛妾姿色，叫他金陵去買綢子，那知做了假銀害他？如今現在上元縣監內，不知生死。花有憐懼怕主人奪妾，因此先自拐來，也是妾身桃花犯命，與大爺有緣。”正是：

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沈廷芳聽了婦人這番言語道：“我如今也不說破，祇叫他在典舖中，你我二人便宜行事，倘若二爺要來纏你，千萬不要順他？”婦人點頭。沈廷芳將園門鎖了，祇叫書童拿東拿西送到門口，著小紅接進。非止一日，義芳見哥哥與婦人好不親熱，自己不能上手，好不氣悶。沈廷芳往往見兄弟無有好言語對他，心內明知為這婦人，問道：“兄弟因何這般光景？”義芳回道：“那有憐的老婆，你為何獨自佔著受用？時時關鎖是何道理？”廷芳道：“不過一個婦人，也是小事，待愚兄外邊尋一個絕色女了，與賢弟受用何如？”義芳道：“這個不勞，我祇把花有憐叫回，你也終日關鎖不著，大家沒有受用。”廷芳道：“你就叫他回來，也不容他進去，他若有甚麼言語，我就擺布於他，賢弟但請放心。”義芳心中不服，遂叫沈連即去典舖中將花有憐請來，不一時有憐走到書房，看見他兄弟二人一個個氣沖沖的，也不知為著甚麼事情：正是：

進門休問榮枯事，觀看容顏便得知。

花有憐祇得叫道：“二位兄長拜揖。”沈廷芳道：“老花，我有一句話告訴你，那魏家婦人是我受用了，少不得我大爺抬舉你，揀好女子娶一個與你，若要多言，我大爺就擺布你了。少不得問你個拐騙婦人，假充宦家子弟之罪！”花有憐聽得此言，猶如半空中打了一個霹靂，默了半晌暗道：罷了，罷了！罵聲崔氏賤人，你與沈廷芳私通，到也罷了，為何將我根底倒出來了？叫我臉面何存。常言婦人水性楊花真乃不錯，自恨當初失於檢點。連忙轉口向沈廷芳道：“大爺息怒，小人既蒙大爺抬舉，還求大爺遮蓋一二，崔氏但憑大爺罷了。”沈廷芳道：“好。”沈義芳在旁，聽見不知就裏，見花有憐如此小心，將自己老婆憑人怎樣罷了，便大笑道：“老花，你真真是個烏龜了。”有憐道：“二爺要用也使得。”沈廷芳道：“老花你肯，我大爺是不肯哩，祇好外邊再尋一個與他。”有憐道：“這容易，包管尋一個比崔氏好些的與二爺受用。”義芳道：“既如此說，你也不必往別處尋，就在此處，與我尋來，限你十日。”花有憐滿口應承，這且不表。

再言馮旭那日蒙季坤放了，又贈了五十兩路費，不敢回杭州，在此維揚舉目無親，終日思想母親死得好苦，又怕有人知他是個軍犯，改了舅舅的姓，稱為林旭。肩不能挑擔，手不能提籃，又不曾經營買賣，祇得坐喫山空，將那五十兩銀子用了，所餘有限，終日無情無緒，暗自悲傷。

那日信步走到西湖嘴上，抬頭見一招牌，上寫“江右姚夏封，神相驚人”。林旭想道：我向日隨舅進京，在揚州教場裏相面的是姚夏封，莫非就是此人？待我問聲。走到門口叫道：“姚先生！”祇見內有個女子，站在房檐下，鶯聲嚶嚶的道：“不在家！”林旭見那女子生得十分齊整，身帶重孝，年紀約有十五六歲，杏臉桃腮，嬌嫩不過。林旭道：“小生特來請教姚先生，無奈不遇，改日再來罷。”

原來姚先生無子，單生此女，芳名惠蘭，今年十七歲了。尚未許配人家，同妻子帶了女兒來至淮安，不想其妻到此不服水土，一病而亡。如今祇有父女二人過活。姚夏封出門，就是女兒在家照應。姚夏封已有贅婿之心，怎奈不得其人。

且言林旭次日又至館，問姚先生在家麼？姚夏封連忙走出問道：“是那位？”抬頭一看，乃是馮旭，便道：“馮相公幾時來此？”林旭搖頭道：“一言難盡。”見過禮坐下，林旭道：“自從正月煩先生觀過小生之像，一一皆應。今已家破人亡，骨肉分離，坐牢受刑，流落在此，回不到家鄉，又恐人知我姓名，如今改了家母舅之姓。”姚夏封道：“原來如此，但令正錢小姐已嫁到花府去了。”林旭聽了大驚道：“我的妻子已嫁花文芳了？叫我好不恨他！”說畢就一氣昏迷過去了。

姚夏封連忙抱住叫道：“林相公醒來，我還有話說哩。”林旭慢慢醒來流淚道：“花賊硬奪我妻子，怎不氣殺人也？”姚夏封道：“林相公！小老兒一句話尚未說完，你便動氣。”林旭道：“姚先生，人既過門，還有何說？”姚夏封道：“林相公你還不知道，你令正乃是三貞九烈之人，怎肯真心嫁他？”林旭驚異道：“怎的不是真心？”姚夏封道：“錢小姐心懷大義，代夫報仇，改憂作喜，到了洞房之夕，將花文芳殺死。”林旭大喜道：“殺死仇人，真乃可敬！”復又大驚道：“殺死花文芳，難道不要抵命？”姚先生道：“有何話說，押赴市曹行刑。”林旭又大哭道：“我那有情、有義、有貞、有節的賢妻呀！為我報仇，可憐市曹典刑，叫我林旭聞之，肉落千斤之重，這般大恩大德，叫小生何能補報？”姚夏封道：“莫哭！莫哭！未曾死。”林旭收淚，忙問道：“為何不死？”姚夏封道：“多虧了你結拜兄弟常公爺，獨劫法場，路遇湯彪帶往金華去了。”林旭道：“這也可喜，難得我兩個好兄弟救了性命。”姚夏封道：“我自江西搬取貨物，家眷至龍潭，遇見常公爺。”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。

林旭聽了，如夢初醒，叫道：“姚先生，如今小生回不得家鄉，在此又無親人，不知可還有出頭之日？”姚夏封道：“待我觀觀你的氣色如何？”相了一會道：“相公好了，目下黑暗已退，紅光出現，必有喜星照命。天庭丰满，必登黃甲。他年封妻蔭子，必受朝廷誥贈。”林旭道：“小生這般落魄，那有喜事，衣衾已經革去，黃甲從何而來？”姚夏封道：“小老這雙笨眼，從來事皆不錯，尊相若不應，我姚夏封再不相面了。”

不言二人在此談相。且言姚小姐在房內，聽得爹爹在外與人相面，道他後來必登黃甲，他就到房門口朝外偷看，原來就是昨日那生。細細偷看，越覺可愛，暗道：世上也有這般俊俏男子，早打動嫦娥愛少年之心。想道：我姚蕙蘭也生得身材不俗，頗知禮義，後來怎樣結局，可能嫁得這般一個人，也不枉為人在世一場。猛聽得父親說道：“相公你又無親人在此，又不能回家鄉，我有一言祇是不好啟齒。”林旭道：“多蒙先生指教，有話但說何妨？”

不知姚夏封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  
(本節完)

---

[返回 >>](#) [五美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